

散文精品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当代著名女作家

素素：女人书简

生命的感觉

我终于明白，世上所有追赶缪斯的人，都在找家。然而现在乃至永远，最真的感觉，仍是无家可归。

这番心情，我又如何承受？

散文精品



当代著名女作家

素素：
女人书简

——
生命的感觉

——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散文精品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:廉正祥 吴 鸿

封面设计:邹小工

版式设计:史小燕

书 名 女人书简——生命的感觉

定价:5.45 元

作 者 素 素

ISBN7—5411—1148—1/I·1069

1994年7月

第一版

1994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mm

1/32

印数 1—10,000册

印张 7.25 插页 5

字数 117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3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目 录



生命的感觉

无家可归	3
死的快感	9
佛 眼	16
与你私语	22
第三个结果	27
孤 独	32
关于自然的话题	36
共同悲哀	41
等待满城风雨	45
生 离	48
问候远方	53

目 录

有月亮的晚上	57
不完美之美	61
我的夜	66
没有爱情	71
祈 祷	76
等 待	81
你的星座	85
平常心	90
隐 痛	96
北方女孩	103
也许永远不结果实	108
钱的寓言	112
生命的感觉	116
无 言	122
女人的散文	124

目

录

致羽西 128

守 望

旅顺口 135

雨 城 141

千树槐香 145

我的五彩城 148

三月，我们看海去 152

自由河 155

守 望 158

这个季节喜欢什么 162

父 亲 165

朋 友 174

周末冷雨 180

女人与衣裳 183

目

录

听 歌 192

依 恋

依 恋 199

真正的文人 205

人生之境 211

爱不够三毛 2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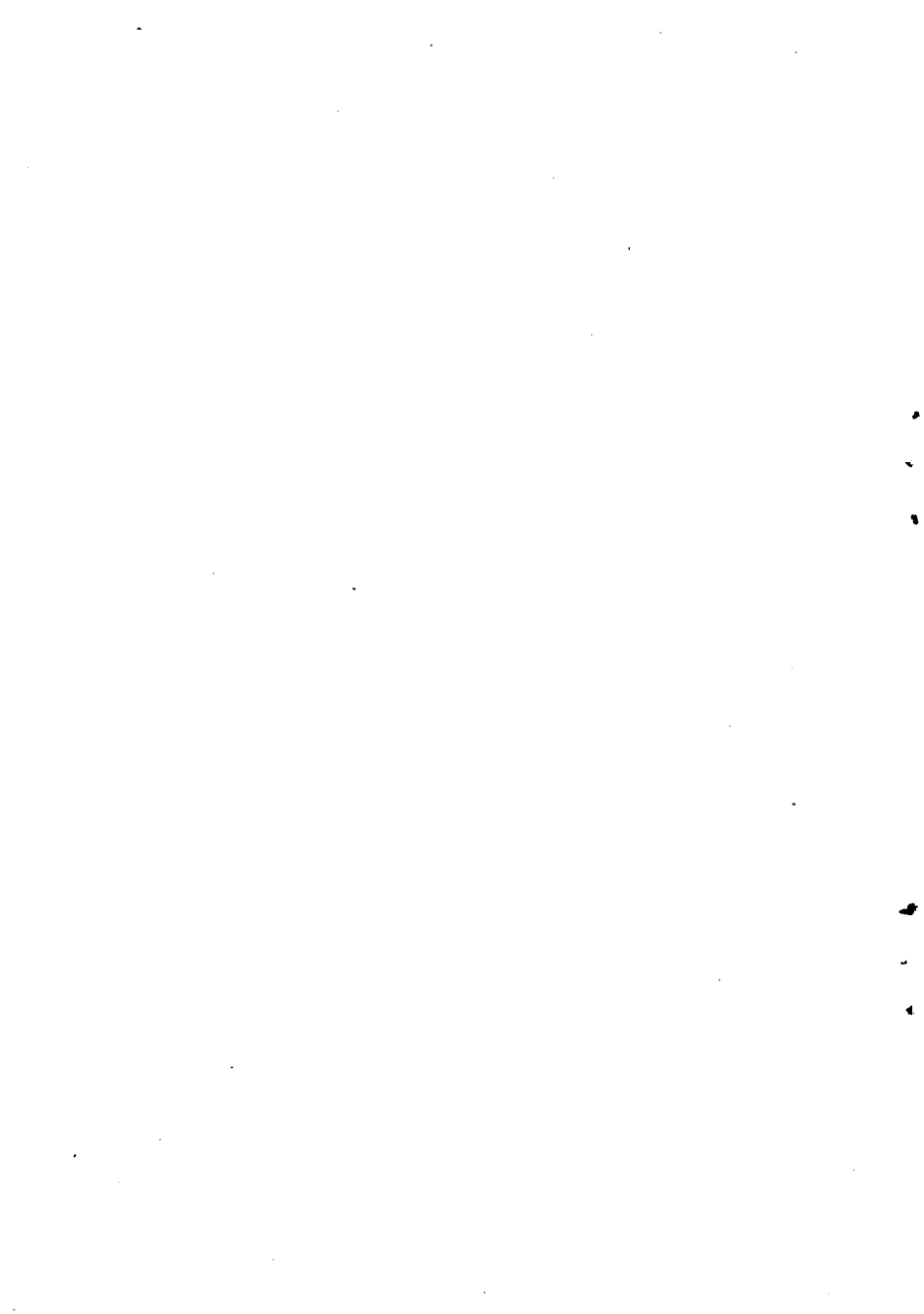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种潇洒 221

心的羽毛（代后记） 225

生命的感覺



女人書簡





无家可归

京城相聚的最后一夜，睡眠原就不好的两个女人，却喝了亲手煮的咖啡。你关照儿子睡下后，我们就坐在那张暗紫色的花毯上谈话，家的温馨情调就弥漫在四壁空间，我们却变成了两只找不到家园的羔羊。大风大雪，疾雷闪电，仿佛要洞穿身心，我们惊恐万状。

可笑的是，这一切，都是心灵之手自己制造的。这或许就是文学女人的悲哀。

记得以前的信中，你曾问我：看你写过许多文字，从不见你把最坏的心情写进文章，果真如此轻松么？我说：只不过把轻松的一面写出给别人，把凄苦的一面留下给自己。不敢言高尚，而是怕触及心灵上密布的痛点，怕破坏了活的兴致。

所以直到那晚天将明时，我还是告诉你，不想写最坏的心情。

但是，从你那里归来，就不曾安睡过。闭上眼，眼前却明晃晃一片。突然间就想对你说：快来救我，有一种东西再也无法承受！



并不明白自己。

如今走到了梦与醒的边缘上，心光明明灭灭，点滴苦涩，都化为大风大蝶，黑压压而至。

其实，那个感觉，最初是从某天的傍晚开始的。从心上娩出的女儿，把日子分割得琐琐碎碎，平平庸庸，写作的灵感，听雨的雅致，来去自由的散漫，一一被剥夺。于是狠下心肠，让她不再深藏母怀，让她去住幼儿园的长托。

那一个清晨，看她如风筝般脱手而出，兀有一种超然的暗喜。两袖一甩，不再牵挂，无事可做，灵魂一跃而入安坦的原野。

然而下班的铃声响起时，竟有重物击疼了心底。密密如蚁的凄凉，一丝丝渗入每条神经，以至于泪水盈盈。如此才知，不是她离不开我，而是我离不开她。我欲逃离的，正是我情愿被羁住的。以往的日子，是她使我遍体鳞伤时，依然有家。

直到现在，那种伤感真切如初。在秋日的黄昏里，我第一次找不到归家的路，踉踉地漫步长街，想在梧叶零乱飘飞的意境里，排遣孤独。孤独愈深。终于走进那家台北1+1快餐厅。无酒，只为填满空虚。

从此，便总有一道长廊引我走入其中，总有一轮苍



白自心的视野升起。所有的坏心情相串连，每每就大疼大叫起来。

曾以为，一生一世，总会有个人，身体宽宽大大地迎着我，乃至把我背在背上，载着我东奔西走。哭的时候，泪水流进他的嘴里，笑的时候，任我捶打他的胸前，沉默的时候，两只心脏互相映照。生命与生命之间，不用契约，不用劳累，一路相伴着走向死亡并超越死亡。

曾以为，一生一世，总会有个人，愿意听我诉说，说的是我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再对第二个人说的话。比如我少女的时候，哪一个男孩子最先送我一只粉盒，又怎样被我摔在地上。比如女朋友们在一起时，大家是怎样交流与丈夫做爱的感觉，而与丈夫分床睡时，心里又是如何的渴望团圆。甚至告诉他，有一次与他闹不快，我的情感漂泊到了何处……

但是如你所说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把你驮在肩上，没有一个人喜欢接纳这份天真。这样汹涌的爱情，会逼退一个瘫痪的性别。

那么就不需要有人作伴了。人远天涯近，做漫漫长路上的独行客吧。

你说，只是要把心变作石头，因为世界到处是滚石。



你说这话的那一刻，我听见我的心流泪了。那一刻我的心还是肉做的。

上帝作证，我没有把所有的心事都告诉你。只因为我还没有彻底放弃。感觉总会有一个人，在那幢楼里等我，而我找不到那个门牌号码，他完全理解，现在的公寓楼盖成一个模式，使我走不到属于我的那一间屋子。总之，他仍在等我。

你这回是捂着隐隐作痛的胸口说：快把心变作石头。

悄悄地，我踏进沼泽，没入黑暗。我望见你刚强的背影，就在前面。

而今，我一刻也不得安宁的身心，对你深怀感激。得到的东西，永远不是你梦里寻他千百度的东西，它却摧毁了你的梦。这便是生活所蕴的哲学。但是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还剩下什么？我发现我的思绪就是不能完全僵硬，前路虽遥不可辨，如果有驿站，怎知店小二就不会引我去见那位至今为我流浪的骑士？

最怕走近一看，又是无家可归。

这便是我最坏的心情。

十几年前，就曾与一个梦共舞。想做缪斯花园中的一朵玫瑰，抑或一枚小小的草莓。不求辉煌，只要开放，



只要如期地走过一生。

现在，当我于晨昏之中徜徉此间时，我知道这已是我最后的乐园了。

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情感，从身临其境，便有一柄烛光带我向前，如走敦煌石窟，一路总有风景诱我入魔。除了爱情，它就是灵魂所系生命所系的心结。

一个一个夜晚，分明望见女儿眼中的依恋，她想入睡的时候，左边是一只小熊，右边是一个妈妈，最好是枕着妈妈的胳膊弯弯摇摇进梦里。我却总是赶路一般阻回女儿的目光，急匆匆去赴那前世许下的心约。

医学上一定会有个专门的命名，对患上这种症的人恰如其分。常常是，独处的时候，耳边喧闹异常，声面如屏。与众生聚，却形单影只，无人对话。每天都像在扫垃圾，把琐屑扫净了，把过程捱尽了，才有心有肝。似乎什么都不重要，什么都不是所求，一切都是为了到达那一个极致。

我以为这世上就我一个傻瓜。那天下午初进你家，你把一摞手稿捧到我面前，扑楞楞如一群大鸟，让我心惊。原来，能为某种东西痴迷至深的，是无数你我这样的女人呵。

你所写的，是真爱，真恨，真生命。是人类能够共



同感受到的东西。你却说不全部发表，写给自己。我的心大恸了。

曾经我们无比嫩弱清纯，你身上明显带着从父母那里渲染来的基督徒的虔诚，我的气质里则浸透了山地瓦屋的素朴，这使我们共同怀抱唯美唯真的信仰，《女儿梦》，《北方女孩》，是我们献给青春的祭物，温泉般清新可爱。而今，它们已变成尸体，被我们自己踏着走过。

走过去就是不可抗拒的复杂，不可抗拒的成熟。心却无际的苍茫。和许多同行者一样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入禅入道，入古入今，遍地足迹，遍地焦灼，碰得头破血流。那让我们为之生为之活的东西究竟是什么？在哪里？隐隐约约的启示却是，或许此生走遍他乡，寻寻觅觅，都不是归处，或许有一天终于找到了，却又如丧家之犬。

所幸的是，我们只要始终与它紧紧相握，如影之随。人在旅途，便行囊在背。那么，既然你手中的这一束更接近纯粹更接近菁华，还迟疑什么呢？

我终于明白，世上所有追赶缪斯的人，都在找家。而现在乃至永远，最真的感觉，仍是无家可归。

这番心情，我又如何承受？



死的快感

这个题目，吓着你了么？

康德那老头儿说，没有人能在自己身上经验到死亡，而只能在别人身上体会到死亡。

哲人的话有时也不哲学，因为我对你有一个故事至今不肯讲，就是死。

23岁以前，猝不及防就遭逢过三次死神。第一次是7岁那年秋天，与玩伴们挖野菜回到村头河边。河是害河，河与村之间是一圈石砌的高墙，为防害河而筑。村里人出去进来都要爬石阶过高墙。那个傍晚，我们几个小女孩爬上高墙便舍不得下来，于是分成两路各自朝家的方向走。往南走的是一群，往北走的只我一个。突然觉得孤独，就一边走一边回头望。墙的厚度有一尺，我的影子像根马奶子草，细细高高在墙影上面飘摇。不知想了些什么，一旋，便消失了自己。睁开眼时，听见一片女童凄长的哭声，可是谁也不来动我。我想喘出气儿，胸却扁扁地贴在沙土里。我想大叫，嗓子里也不通顺。我想我可能是要死了，就翻了几下眼珠子，魂儿吓跑了。



另一次是14岁那年冬天。城里的工人阶级拉练到乡村，母亲把我那间屋让出来，我就只好到杰和晶那里住。杰和晶是我的同学，她们随父母走“五七道路”走到村里，住生产队盖的三间平房，与我家只隔一个苹果园子。我几乎天天去她们家玩，每次去，就见她们妈妈蹲在地上搓衣裳，衣裳搓得很白很薄已经破了还在搓。她说农村脏，洗也洗不干净。我在乡下属于爱干净的女孩，她就格外喜欢我。那晚，我去她家找宿儿，正巧她家叔叔不在家，她便拿出最白的被子给我盖。而且生旺了炉子，在炉盖上炒豆子给我们吃。豆子很香，刚进嘴里时还烫舌头呢。吃完了豆子，她又给我五颗灰色有机玻璃纽扣，“五七战士”子女的衣裳兴钉这样的扣子，在那时表示一种新潮。我把它包在小手帕里，压在枕头下面。半夜，忽然听见暖瓶破碎的声音，原来杰想喝水，暖瓶放在炕里边的窗台上，杰拿不住，人倒瓶也摔了，幸亏开水都洒在棉被上。这时，我和晶也都醒了，大家都醒着，却谁也起不来，不知中了什么魔法，只听杰的妈说：不好，煤气中毒了！这一吓不要紧，我们都拼命往地上滚。但是，除了能滚到地上，便什么也做不了了。大约是晶把痰盂碰倒了，有尿浸湿了我的背，那几颗纽扣也带着声响不知滚到什么地方了。我又一次品尝即将死去的滋味：